

论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与中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丁幸豪 潘 锐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十五大报告高瞻远瞩地指明了世纪之交的世界格局演变的基本特点是多极化趋势，在这一大环境中，大国关系面临变化。中美关系作为大国关系中十分重要的关系，当然也正在进行调整，其目标乃是致力于建设面向 21 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本文试图论述世界格局转换和多极化趋势的历史渊源，以及处于这一大背景下，两国领导人决定建立中美战略伙伴关系的历史性意义和现实可能性。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各国依据自身利益，从其自身实力出发，采取结盟、敌对、中立等政策，从而形成的世界整体中的各个局部间关系的一种暂时的稳定状态。世界格局是建立在动态基础上的平衡，因而它的稳定只是一定时期的、相对的。世界局势和各国发生的变化，及由此而导致的新的分化、组合，都会对世界格局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并因之对战争与和平，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起作用。

世界格局的真正形成始自 17 世纪中叶，在这之前世界各国之间经济政治关系是松散的、不经常的、地区性的，带有浓厚的闭关自守与局部交往色彩。正因为没有一个整体意义上的国

题的成立又取决于能否顺利解决第二部分所述的 5 个前提。将来的 APFTA 作为 APEC 的延续和发展，不会对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带来危害，相反，会起到推动作用。

注释：

① 《世界经济》1996.6, P14.

② 《世界经济》1996.4.

③ 据海关统计(1996.12)等资料计算。

④⑦ 系 1994 年数据，据世界银行《1996 世界发展报告》和亚洲华尔街日报 1995.11.16 整理计算。

⑤ 《南开经济研究》1995.3.

⑥ 江泽民主席在苏比克会议上的讲话(1996)。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际关系,因而也就谈不上有世界格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资本主义不仅带来了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带来了全新的国际关系。这是由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交通工具的改进,促进了世界贸易的扩大,同时,殖民者的入侵与亚、非、美洲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加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使得世界各地有机地结合起来,相互交往日趋频繁和密切,终于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关系体系和世界格局。

全球性国际关系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相对于其他地区,欧洲社会自17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具有进步的、先进的意义,客观上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潮流,也就必然地在世界格局中起决定性作用,欧洲主要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起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际秩序的制订者和世界格局的决定者,长达两个半世纪的世界格局表现出多极化(欧洲主要国家英、法、德、奥、俄等互相牵制、争雄)的特征,但这种多极化是以欧洲中心为基础的,是欧洲列强相互争斗的产物,与今天的多极化趋势绝然不同。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日本的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使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面临挑战,一次大战则极大地削弱了欧洲列强,给美、日以可乘之机。美国通过号称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的内战,较彻底地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加之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其工业生产突飞猛进,19世纪90年代后的美国,其经济实力已超过英国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至于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引进技术,特别是1895年由罪恶的甲午战争从中国勒索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转化为其工业资本,促进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华盛顿和会之后,美国取得与英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世界进入两极时期,美—欧中心时期,在亚洲,日本据有重要地位,新的世界格局形成了。它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几百年来欧洲中心被打破了,迫使世界各国调整外交政策以适应这一变化。对于英、法等国来说,这一过程就显得尤为痛苦。英国就曾声称要把最后一个便士都花在建造海军舰艇上,以维持海上霸权,维持世界霸权。

苏俄(后来的苏联)的出现及其壮大以及二次大战再次改变了世界格局,苏联取代了欧洲成为战后新的两极中的一极。这一格局随着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以及冷战的到来而最终确立,并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始自40年代末的冷战,强化了世界格局两极化的色彩,把美苏两极对峙推向巅峰,此外,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世界格局亦有重要影响,美国执行的孤立、遏制、封锁的对华政策,在客观上使中国实行“一边倒”政策,从而增加了美苏两极天平上苏方的砝码。这些现实不仅影响了世界各国的外交政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到它们的内政。

美苏两极主宰的格局从50年代起就有了不稳定的因素,其中既有美苏双方实力消长的原因,更有欧洲、中国、日本以及不结盟运动等多种力量增强的因素。换句话说,多极化因素即已孕育在两极格局之中。自尼克松总统堪萨斯城“五大力量中心”讲话及其访华的开端,多极化趋势已初露头角。尼克松、基辛格60年代末、70年代初关于世界出现“五大力量中心”的理论反映了美国出于自身利益,通过打开中美关系僵局,实现联华抗苏,诱苏采取东西方缓和政策的战略意图。但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意图高涨,是单极化还是多极化取代冷战时代的两极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焦点,而美国则成为世界格局转形期中主要的不稳定因素。

二

从历史的观点看,当前的多极化趋势是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形势发展的必然,但它同时也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多极化趋势固然是难以阻挡的,但亦非能一蹴而就的。明乎此,有助于我们对多极化趋势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国家,各种力量都试图施加影响,以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也就必然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其中大国关系的调整更见突出。同历史上几次格局转换不同,新的分化、组合将在和平的条件下实现;大国关系的调整也与冷战时期不同,基本上是通过对话、谈判和妥协的方式,因而各种双边关系有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良性互动的新形势。

然而,在多极化的发展过程中,数对矛盾表现也较突出,即多极化趋势与现存世界格局、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矛盾,现存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多极化趋势中政治、经济和安全诸方面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因而在这一世界格局的转换过程中,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情形,其特点是,既竞争又合作,既相互排斥又相互需要,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每一个国家都将在可能条件下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寻求自己的最佳地位。

在当前世界上诸多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对。亚洲一位领导人曾说,“没有哪一个双边关系如中美关系那样将影响世界的未来,”又说,中美关系好一点,“这个地区的麻烦就会少一些。”事实也正是这样,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尽管中国仍是个发展中国家)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关系的妥善处理不仅有助于世界局势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中美两国的自身利益。江泽民主席去年访美期间同美国总统克林顿达成一致,决意建立两国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实是顺应时局,符合多极化的总趋势,为世界舆论所赞赏,也是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两个大国之间建立新关系的创举。

三

尽管中国和美国对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存在着迥然相异的想法,尽管两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差异极大,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但是两国在世界格局转换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追求各自期望的时候却相互需要,相互依存。美国由于力量的相对衰落,已经力不从心,企图维持“世界领袖”的地位,不能没有中国的合作。而中国从现实主义态度出发,仍然需要使自己融入和利用现存的国际体系(尽管它仍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主导),为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目标服务。这就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极化过程中,中美两国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基本含义。

中美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是可能的,是双方在冷战后时代对各自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战略定位的产物。美国的战略目标是:安全上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与其敌对的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经济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使美国产品与服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政治上则将美国对西方世界的霸权转变成对全球的霸权,维持其在现存国

家体系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总之,美国的目标在于巩固两极格局崩溃后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使21世纪继续成为美国世纪。美国在追求上述目标过程中,不管是安全上,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必须首先排除中国成为主要对手的可能性,都必须通过同中国交往和合作来予以实现。

对中国而言,首要战略目标是经济建设与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只要有利于国内经济发展,有利于维持一个和平与稳定的周边环境,均是中国所追求的。所以,尽管现有国际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作为现存秩序主导国家的美国所主张的与中国有不少分歧甚至是原则性分歧,但中国仍将会尊重现存国际秩序,不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而且愿意逐步纳入现存的国际体系之中,通过在国际体制内部参与规则、准则和规范的制订与修订而维护自身利益,而非进行外部的对抗。显然,中国的这一抉择构成了中美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

中美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要求两国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均是世界大国,其共同利益涉及各个领域。经济领域,两国经贸往来逐年增长,相互依赖逐步加深,对各自的产品与服务均有一定需求,中国需要美国的先进技术、产品与市场,而美国也需要中国的市场与产品,两国经贸关系中尽管存在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最惠国待遇、市场准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双边贸易逆差等问题,但毋庸置疑,双边经贸的推动因素毕竟大于制约因素,正由于此,中美经贸方能不断成长。中美在维护世界经济的繁荣与成长上的立场也是相同的。安全领域,无论在亚太安全还是全球安全这两个层面,中美双方都有极大的共同利益。在亚太地区,中国的作用是什么国家所无法替代的,一些主要热点问题没有中国的参与也是难以解决的。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尤其是维持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地区和平与稳定上,中美享有最大的共同利益。在全球层面上,双方在不扩散、反恐怖、反毒品乃至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合作面甚广。政治领域,中美不对抗、不把对方视作对手乃是现实主义的和理智的态度。江泽民主席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16字对美方针与美国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强调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相互合作胜于对立与对抗。

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要想取得稳定、健康的发展,必须站得高、看得远,也就是说要面向21世纪,树立战略思想。中美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过去的9年是崎岖而不平坦的,经历了敌对—解冻—友好合作—再次对立—合作趋势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历史经验表明,合作则双赢,冲突则俱伤,因此,长期合作、避免冲突与对抗已日益成为两国主流社会的共识。

具体地说,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似应包括下述含义:中美双方互不把对方作为对手,而是作为合作的伙伴,对立和对抗不符合双方利益,因此应为合作与磋商所取代;双方合作的层面和领域是广泛的,就层面而言,上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的定期会晤与会面,下至民间方方面面的交流;就领域而言,既有共同利益甚多的经贸、安全、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有存在分歧的人权领域及其他问题包括台湾问题的对话,即全方位的接触;双方合作内容既有着眼于眼前的各类事务,更有基于两国中长期未来的长远合作与交往;特别应该重视的是双方应教育各自的国民,使之了解合作而非对抗符合各自的利益,以改变部分国民的偏见,从而为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概而言之,中美双方的合作是全方位的、友好的、互利的、契约式的。这样,中美两国之间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必将造福中美两国人民,并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出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